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2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卍新纂續藏經 Vol. 69, No. 1343

原始資料: CBETA 人工輸入, 維習安大德提供之 ZENCD 經文

## No. 1343-A黃龍晦堂心和尚語錄

西安徐禧 序

熙寧二年洪州黃龍山南禪師宴寂。郡以其徒心師繼焉。而陞座於縣之雲巖院。余邀同學十數人。焚香側立。以聽其所謂示眾者。前此。余知有師矣。至是益信異之。遂定就學四年造焉。舍于堂之西房者。踰兩月。早暮就學。一以其法。六年余遊京師。復道山中。明年得告將家款師於寒谿之下巖院。由初比此親承。而聞者甚詳。旋踵忘之。莫能記也。

又明年。余為御史。其徒子和。乃集錄其所嘗聞。以屬余為序。余復之曰。和孰為道。而汝師妄言之。孰為言。而汝曹妄聽之。孰為言。且聽者。而邀余妄序之。雖然汝師。既常妄言之矣。汝曹又嘗妄聽之矣。吾獨不可為汝妄序之耶。若是而且以為妄也。則又何所往而不妄知乎。何所往而不為妄。則庶乎可以不妄矣。

### No. 1343

#### 黃龍晦堂心和尚語錄

侍者 子和 錄

門人 仲介 重編

師上堂。時在法座前。大眾集定。良久微笑曰。便恁麼休去。已是欺謾。還相委悉麼。有則便好乘時。如無。且莫錯向水中拈月。遂陞座。焚香。奉為今上皇帝。祝延聖壽。龍圖永固。鳳曆長新。國界安寧。法輪常轉。

師乃趺坐。拈起拂子曰。若喚作拂子。達磨一宗。掃地而盡。不喚作拂子。平地生波瀾。到者裏。一似倚天長劍。誰敢當鋒。擬議則喪身失命。而今還有擊不碎底漢。試定當看 時有僧。出眾禮拜。師曰。不知是不是。僧曰。也不得放過。師曰。不信道 問道本無言。因言而顯道。學人上來。乞師指示。師曰。行到水窮處。坐看雲起時。僧曰。莫便是為人處也無。師曰。却不惺惺。僧曰。若不登樓望。焉知滄海深。師曰。深底事作麼生。僧便喝。師曰好一喝。僧曰。泊合放過。師曰。似此衲僧。却堪持論 問如何是豫章境。師曰龍沙浪闊。鶴嶺峰高。僧曰。如何是境中人。師曰。手把虬龍杖。閑尋叫月猿。僧曰。人境已蒙師指示。向上宗乘事若何。師曰。不是知音者。徒勞話歲寒。僧曰。與麼。則道泰不傳天子令。時清盡唱太平歌。師曰。禮繁即亂 問未登此座時如何。師曰。一事全無。僧曰。登後如何。師曰仰面觀天不見天。僧曰。與麼則有星皆拱北。無水不朝東。師曰閑言語。

復曰。大凡窮究生死根源。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。教伊去處分明。然後臨機應用。不失其宜。只如鋒鋦未兆已前。都無是箇非箇。譬爾爆動。便有五行金土。相生相剋。胡來漢現。四姓雜居。各任方隅。是非鋒起。致使玄黃不辨。水乳不分。疾在膏肓。難為救療。若不當陽曉示。窮子無以知歸。欲得大用現前。但可頓忘諸見。諸見既盡。昏霧不生。大智洞然。更非他物。珍重。

月旦上堂。月生一。夜來寒白生虛室。月生二。桃花已泄靈雲意。月生三。普賢不動文殊參。遂舉拂子曰。盡入此三昧門。見麼。青山藏不得。明月却相容。以拂子擊禪牀。下座。

上堂。知幻即離。不作方便。離幻即覺。亦無漸次。釋迦老子。千門萬戶。一時擊開。靈利漢。纔聞舉著。撩起便行。更若踟躕。君往西秦。我之東魯。

上堂曰。有時開門待知識。知識不來過。有時把手上高山。高山人不顧。或作敗軍之將。向闍梨手裏。拱手歸降。或為忿怒那吒。敲骨打髓。正當恁麼時。還有同聲相應。同氣相求底麼。有則向百尺竿頭。進取一步。如無。少室峰前。一場笑具。

上堂。擊繩牀一下曰。一塵纔舉。大地全收。諸人耳在一聲中。一聲遍在諸人耳。若是摩霄俊鶻。便合乘時。止樂困魚。徒勞激浪。

上堂曰。達磨九年在少室。宜贈三十鞭。却來欺我此土兒孫。老盧半夜出黃梅。可笑不靈利道。我三更傳衣受法。黃龍今日。因行不妨掉臂。擬出一隻眼。且要雪上加霜。乃舉拂子曰。還見祖師麼。

上堂。僧問。王子未登九五時如何。師曰。入鄉順俗。僧曰。登後如何。師曰。四海五湖王化裏。僧曰。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。師曰。有。僧曰。如何是向上事。師曰。著衣喫飯有甚難。

復曰。我若放一線道。從尔東問西答。不放一線道。爾又向甚處捫摸。不如歸去來兮湘水濱。

歲旦上堂。故歲已去。新歲續來。一去一來。未嘗間斷。是知大塊流動。物物無常。一剎那間。乃新乃舊。其為新者。則能為明為媚。為藥為香。或注或吹。或騰或躍。其為舊者。則能為塵為蠹。為鈍為昏。或厭或離。或剪或伐。如是生殺。如是變通。不可以形器觀。不可以情偽取。根之原之。來亦不知其所來。去亦不知其所去。識之者。直下便為神用。不知者。新年又添一歲。珍重。

上堂。去兮非去。住兮非住。生死涅槃。本無忌諱。或貴或賤。自看買賣。不離行市。所以千波競起。盡是文殊家風。一片晴空。無非普賢境界。若離文字。還同認賊為子。若即文字。又却認子為賊。恁麼告報。還識慚愧也無。

上堂。不與萬法為侶。即是無諍三昧。便恁麼去時。爭奈絃急則聲促。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真珠。未必善因而招惡果。

上堂。祖師謂。見身無實是佛見。了心如幻是佛了。好言語。要急相應。不離見聞覺知。不即見聞覺知。了得身心本性空。斯人與佛何殊別。會麼。臨起不能將得去。一時交點過春風。

上堂。我有真金曾百煉。巧拙皆由人造變。世間名字假稱呼。隨順餅盤與釵釧。諸禪德。森羅萬象。不礙眼光。因甚道。見與不見。只為分明極。翻令所得遲。

上堂。僧問。言詮不到處。請師垂示。師曰。雲盡日月正。雪晴天地春。僧曰。便恁麼去時如何。師曰。落在甚處。僧提起袈裟角。師曰。放過一著。

復曰。垂絲千尺。意在深潭。遂舉拂子曰。看。錦鱗鱗尾平生事。莫把絲綸取次拋。

上堂。心同虛空界。示等虛空法。證得虛空時。無是無非法。便恁麼休去。停橈把纜且向灣裏泊船。若據衲僧門下。天地懸隔。且道。衲僧門下。有甚長處。柳[木\*栗]橫擔不顧人。直入千峯萬峯去。

上堂。僧問。龍象盡臨於座側。互為賓主。意如何。師曰。自家看取。僧曰。橫身當宇宙。更有出頭人。師曰。何得問中而無眼。僧曰。不入虎穴。爭見虎子。師曰。縱越禹門。風波更險。

復曰。爾若一向言中取則。譬如水母。以蝦為目。忽若坐斷要關。爾又作麼生湊泊。乃擊禪牀一下曰。過。

上堂。不是心。不是佛。不是物。古人恁麼道。譬若管中窺豹。但見一斑。設使入林不動草。入水不動波。猶是騎馬向冰凌上行。若是射鵰底手。何不向她頭上揩痒。透關者。試辨看。

上堂。秋光清淺時。白露和煙島。良哉觀世音。全身入荒草。明明舉唱。明明剖露。三十年後。莫辜負人好。

上堂。一不向。二不開。翻思南嶽與天台。堪笑白雲無定止。被風吹去又吹來。

上堂。僧問。達磨九年面壁。意旨如何。師曰。身貧無被蓋。僧曰。莫辜負他先聖也無。師曰。闍梨見處。又作麼生。僧畫一圓相。師曰。鶯雀不離窠。僧禮拜。師曰。更深猶自可。午後始愁人。僧問。裴相叩黃檗。李翱登藥嶠。未審意旨如何。師曰。月色靜中見。泉聲深處聞。僧曰。祥雲觸處通。師曰。有眼底辨取。

復曰。未達境唯心。起種種分別。達境唯心已。分別則不生。便捨外塵相。諸禪德。只如山河大地。明暗色空。法法現前。作麼生說箇捨底道理。還明得麼。若將耳聽終難曉。眼處聞聲方得知。

入郡迴上堂。去時春風高。埽盡千山雪。迴時春草深。杜鵑啼更切。奇哉處處總持門。惆悵無因為君說。

上堂。不是風動。不是幡動。明眼漢。謾他一點也不得。仁者心動且緩緩。爾向甚處見祖師。乃卓下拂子曰。看。

上堂。佛真法身。猶若虛空。應物現形。如水中月。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。遂舉拂子曰。見麼。幸無偏照處。剛有不明時。

上堂。乾坤之內。宇宙之間。中有一寶。秘在黃龍拂子頭上。擬欲賣與諸人。不作貴不作賤。作麼生商量。無人過價。打與三百。

先師忌日上堂。去年三月十有七。一夜春風撼籌室。三足麒麟入海心。空餘片月波中出。真不掩偽。曲不藏直。誰人為和雪中吟。萬古知音是今日。

上堂。舉教中道。一切眾生。種種幻化。皆生如來圓覺妙心。師曰。三世諸佛是幻。一大藏教是幻。達磨西來是幻。天下老和尚。乃至盡乾坤大地。日月星辰。無不是幻。作麼生是妙心。良久曰。鴛鴦繡出從教看。莫把金針度與人。

上堂。礙處非牆壁。通處勿虛空。若能如是會。心色本來同。拂子是色。那箇是心。靈利漢。纔聞舉著。隔牆見角。早知是牛。更若擬議思量。白雲千里萬里。

上堂。只箇心心心是佛。十方世界最靈物。縱橫妙用可憐生。一切不如心真實。諸人者。莫謾求菩提。菩提不可見。莫謾除煩惱。煩惱無背面。朕兆未生時。本來無改變。若言會與不會。盡是三首二頭。更問如何若何。苦哉佛陀。

上堂。過去諸佛已滅。未來諸佛未生。正當現在。佛法委付黃龍。放行即恍恍惚惚。其中有物。把住即杳杳冥冥。其中有精。且道。放行即是。把住即是。竿頭絲線從君弄。不犯清波意自殊。

上堂。有句無句。如藤倚樹。且任諸人點頭。及乎樹倒藤枯。上無衝天之計。下無入地之謀。靈利漢。者裏著得一隻眼。便見七縱八橫。乃舉拂子曰。看。大陽溢目。萬里不挂片雲。若是覆盆之下。又爭怪得山僧。

上堂。若論此事。老胡本不渡江。二祖不曾得髓。及至黃梅半夜。一人傳虛。萬人傳實。若據老盧見解。只是舂米漢。至今走遍天下人。殊不知。者一片田地。分付來亦多時也。自是諸人。不肯紹繼。致使荊棘漸長。禾黍不生。馳走東西。日求升合。何如便向者裏。直下識取本來契券。教伊四至界畔。一一分明。免見異時別生詞訟。只如今還識也未。爾若識得。一任恣意耕鋤。若也未知。且受人天供養。

上堂。虎頭生角人難措。石火電光須密布。假饒烈士也應難。朦底那能善回互。手擎日月。背負須彌。擲向他方。其中眾生。不覺不知。其中眾生。騎驢入諸人眼裏。諸人亦不覺不知。會麼。將此深心奉塵刹。是則名為報佛恩。

上堂。一漚未發。古帆未征。風信不來。無人舉棹。正當恁麼時。水脉如何辨的。君不見。雲門老垂手處。落落清波無透路。又不見。華亭叟泄天機。夜深空載月明歸。莫怪相逢不相識。從教萬古漫漫黑。

上堂。舉教中道。一切有為法。如夢幻泡影。如露亦如電。應作如是觀。師曰。作麼生是諸人觀底眼。具得者箇眼。便見山河大地。與諸人自己。無壞無雜。諸人自己。與山河大地。無壞無雜。其中更無微塵許聖人法。為解為礙。亦無微塵許凡夫法

。為解無礙。還信得及麼。若信得及。無明業識。翻為無盡三昧。若信不及。無盡三昧。却作無明業識。

上堂。風卷殘雲宇宙寬。碧天如水月如環。祖師心印分明在。對此憑君子細看。

上堂。愚人除境不忘心。智者忘心不除境。不知心境本如如。觸目遇緣無障礙。遂舉拂子曰。看。拂子走過西天。却來新羅國裏。知我者。謂我拖泥帶水。不知我者。贏得一場怪誕。

上堂。妙性圓明。離諸名相。本來無有世界眾生。山河大地。甚處得來。爾若道得隔身句。無情說法。豈是分外。

上堂。若謂一切法不是。瞎却時人眼。若謂一切法不非。平地生荊棘。或云一切法即是佛法。瞞瞞預預。非為正觀。從上諸聖。吐不出底句。至今未曾有人道著。爾若道得。許爾是箇了事人。忽若總道不得。我也知爾親三十年後。雨散雲收。管取乾坤獨露。

上堂。僧問。草偃風行即不問。法身向上事如何。師曰。鳥啼無下淚。花笑不聞聲。僧曰。一句迴超千古外。師曰。須是眼中聞。僧曰。文殊不坐金臺殿。自有逍遙九萬程。師曰。言多。去道轉遠。僧禮拜。

復曰。鑪鞴之所。頑鐵轉多。良醫之門。病人越甚。不如休去歇去好。況是壺中景象。盡在目前。暫借回光。一時成現。

上堂。若人欲識真空理。身內真如還徧外。情與無情共一體。處處皆同真法界。遂舉拂子曰。拂子吞却乾坤了也。森羅萬象。甚處得來。爾若明得。二祖不往西天。達磨不來東土。更若不會。如今歸堂底。復是阿誰。

上堂人生天地之間。性有善惡之混。善惡既混。則生分別。分別既生。則有憎愛。既有憎愛。則有取捨。既有取捨。則有去來。既有去來。便有生死。斯皆蓋是人之常情。予則謂之不然。法無善惡。本無去來。若無善惡去來。則無生死。既無生死。何善惡可混。何去來可拘。若能如是。可謂終日善。而未嘗善。終日惡。而未嘗惡。終日來而未嘗來。終日去而未嘗去。還有人。明得者箇道理麼。若也明得。便能取之。左右逢其原。若也不明。有寒暑兮促君壽。有鬼神兮妬君福。

上堂。舉馬祖陞堂。百丈卷席。後人不善來風。盡道不留朕迹。殊不知。桃花浪裏。正好張帆。七里灘頭。更堪垂釣。如今必有辨浮沈。識深淺底漢。試出來。定當水脈看。有麼。如無。且將漁父笛。閒向海邊吹。

上堂。一切數句。非數句。與吾靈覺何交涉。雲門大師道。行住坐臥是靈覺。喚什麼作數句。

師曰。金屑雖貴。落眼成翳。予則不然。若也放去。靈源湛水。任棹孤舟。若也收來。長者自長。短者自短。還會麼。雲歸華嶽千尋白。水到瀟湘一片清。

上堂。映眼時若千日。萬象不能逃影質。凡夫只是未曾觀。何得自輕而退屈。乃舉拂子曰。者箇。且作麼生觀。見聞但見聞。見聞即不得。

上堂。敲空作響。誰是知音。擊物無聲。徒勞側耳。不是目前法。莫生種種心。起滅不相知。箇中無背面。象王行處。狐兔絕蹤。水月現時。風雲自異。到者裏。乾坤收不得。宇宙不知名。千聖立下風。誰敢當頭道。諸仁者。應是從前活計。所作施為。會與不會。一時掃却。不如策杖歸山去。長嘯一聲煙霧深。

歲旦上堂。時光迅速。運運交馳。吐故納新。新還復故。虛幻人事。奚足可觀。或醉或醒。或歌或哭。譬如野馬熠熠。奔逸塵埃。又如涸轍之魚。殆將不久。且道。不落風彩一句。作麼生道。若言其有。瞻之無形。若謂是無。呼之有聲。此物不知是何物。可憐天下競頭爭。

上堂。若論此事。是著即差。非著即錯。不是不非。如螳循環。如蠶作繭。到者裏。如火聚。覷著即燎却面門。不如濁者自濁。清者自清。明者自明。暗者自暗。頭頭盡是吾家物。何必臨歧更問津。

上堂。普賢行文殊智。補陀巖畔清風起。鷓鴣雀噪。直入耳根。草樹塵毛。形影相弔。聲中無有色。色裏亦無聲。聲色若交參。處處無前後。鳥窠吹布毛。者裏便有人省去。遂舉拂子曰。且道。相去多少。三十年後悟去。莫道壓良為賤。

上堂。宿雨初霽。涼飈漸生。一氣無私。作而無作。可謂田中稻熟。園裏菜青。盡野老家風。乃太平基業。五湖上士。高枕無憂。不用追求。現成活計。若向言中定旨。句裏明機。清風月下守株人。玄兔漸遙春草綠。以拂子。擊禪牀。下座。

上堂。僧問。承古有言。但得本莫愁末。如何是本。師曰。但識琴中趣。不勞絃上聲。僧曰。如何是末。師曰。青山不礙白雲飛。僧曰。本末已蒙師指示。畢竟宗乘事若何。師曰。夜深方見針把人。

復曰。鏡象或謂有。攬之不盈手。鏡象或謂無。分明如儼圖。所以取不得。捨不得。不可得中只麼得。還會麼。不作維摩詰。又似傅大士。

上堂。方經殘臘。早見仲春。日月奔馳。榮衰互換。人生只此。休更紛紜。我觀前際已去不可追。後際未來不可問。今即無住。何處捫摸。諸人者。如何以無價之寶。喪在陰入之坑。殊不知。青雲道路。只在目前。更若馳求。轉增迷悶。且道。路頭在甚處。乃舉拂子曰。在者裏。靈利漢。一見。便請丹霄獨步。

上堂。三日不相見。不得作舊時看。若作舊時看。山河大地欺爾去。作麼生得不欺爾去。有利無利。不離行市。懷州牛喫禾。廬陵米却貴。長歌一曲歸去來。滿眼清風動天地。

上堂。虎豹之紋。不得不炳於犬羊。金玉之光。不得不炫於瓦石。明悟之士。不得不警於羣迷。三者既備。然後必滔天。可以為滄海。必崔嵬。可以為山嶽。秀師上人。明悟之士。卓識之姿。久蘊鋒鏃。不沾時譽。幸願無以韜其光。無以藏諸用。破

塵出經卷。始是解條人。直教靈苗異草。葉葉騰芳。鸞鳳麒麟。聲聲相應。若能如是。可謂吾道重光。後昆有望(此會舉秀首座立僧)。

聖節上堂。天得一以清。地得一以寧。君王得一而治天下。天下既治。則率土咸歸。率土既歸。則萬邦入貢。萬邦既貢。則民不為爭。民既不爭。則亦不為盜。既不盜不爭。自然風雨調和。風雨既和。乃天下大定。天下既定。則太平一曲君須唱。莫向聞中認不聞。

上堂。十五日已前。所作諸事。如一夕之夢。翱翔百年。十五日已後。諸事未萌。漸次作夢。正當今日十五。恰是夢中說夢。還有原夢底漢麼。出來試辨吉凶看。良久曰。塵中辨主。未足為難。不識文墨。萬中無一。

上堂。鼓聲斷處。且許從容。更若焚香。早成朕兆。然雖如是。亦勞上座。觀來一轉。

上堂。離離春草。分明漏泄天機。歷歷杜鵑。盡是普門境界。不如休征罷戰好。況是風調雨順。海晏河清。放却戈矛。歸家穩坐。珍重。

上堂。我有一句。把手分付。瞬目揚眉。西天此土。

上堂。心自本來心。本心非有法。黃龍又爭敢壓良為賤。有法有本心。非心非本法。微塵諸佛。瓦解冰消。諸人擬向甚處見祖師。各請歸堂。

上堂。鐘聲斷處。鼓聲相續。鼓聲斷處。法法圓成。更若舉論菩提涅槃。真如解脫。盡是非時之說。但得雲霞消散。孤月自明。砂礫若除。真金自現。

上堂。人人盡握靈蛇之珠。家家盡抱荆山之璞。經行宴坐。舉措施為。一段光明。未嘗間隔。珍重。

上堂。若也單明自己。不悟目前。此人有眼無足。若悟目前。不明自己。此人有足無眼。據此二人。十二時中。常有一物。蘊在胷中。物既在胷。不安之相。常在目前。既在目前。觸途成滯。作麼生得平穩去。祖不言乎。執之失度。必入邪路。放之自然。體無去住。

上堂。道本無體。因道而得名。名本無名。因名而立號。乃舉拂子曰。不得喚作拂子。喚作什麼。黃龍今日。却被諸人勘破。

上堂。不用愛聖。聖是空名。不用厭凡。凡是妄立。但得聖凡情盡。自然體露真常。還信得及麼。若信得及去。不妨向參學之中。有少分相應。若信不及。也許爾是箇丈夫漢。

上堂。林身之下。諸事牢落。蒙諸上人。不以形跡所見。千里而來。久故相聚。所患。時中別無延待。唯有一枝拂子。聊表慇懃。不論高低。亦非貴賤。有時變生為熟。有時變熟為生。或則澹泊空疎。不然百味具足。但能一飽頓忘百飢。免見借負他財。喫他非時茶飯。知我者。謂我揚鞭弔影。不知我者。贏得一場酸澀。

上堂。無心無可得。說得不名法。

師曰。祖師門戶。已是擊開。繡出鴛鴦。任爾諸人覷看。且道。金針落在甚處。

復曰。若了心非心。始解心心法。會麼。南山輕薄一聲雷。從頭喚起昆蟲寐。

上堂。誰人無心。誰心無佛。佛常在。人常逐物。只如今見有色。聞有聲。是物。不是物。若不是物。見色之時。不可不喚作色。聞聲之時。不可不喚作聲。若也是物。又作麼生。說箇逐底道理。未明心地印。難過趙州關。

上堂。圓影交馳。又臨初夏。花開花落。物是人非。昨日照紅顏。今朝照白髮。白髮與紅顏。相去咫尺間。還知有不涉寒暑者也無。

上堂。良工未出。玉石不分。巧冶無人。金砂混雜。還有無師自悟底漢麼。出來辨別看。乃舉拂子曰。且道。是金是砂。見之不取。思之千里。

上堂。菩提之道。不可圖度。高而無上。廣不可極。淵而無下。深不可測。大包天地。細入無間。古人為是發揚宗旨。為是馳騁功勳。諸人試辨白看。

上堂。若論此事。不是獨孤標。亦非無伴侶。不識又瞞頂。識之還莽鹵。不知是甚物。得恁難辨。若非金色頭陀。有理亦無雪處。

上堂。風蕭蕭兮木葉飛。鴻鴈不來音信稀。還鄉一曲無人吹。令余拍手空遲疑。

復曰。此一曲不是金石絲竹。亦非匏土草木。聞而不聞。覷而莫覷。未審是甚曲調。看取風雲會合時。五湖必有知音者。

上堂。夫玄道者。不可以設功得。聖智者。不可以有心知。真諦者。不可以存我會。至功者。不可以營事為。古人一期。應病與藥。則不可。若是丈夫漢。出則經濟天下。不出。則卷而懷之。爾若一向聲和響順。我則排斥諸方。爾若示現酒肆姪坊。我則孤峯獨宿。且道。甚處是黃龍為人眼。

上堂。新雷已發。杜宇未啼。嶺雲澹澹。岸草萋萋。金烏出海。玉兔沈西。或聞或見。誰悟誰迷。盧老不知何處去。空傳衣鉢在曹溪。

上堂。見見之時。見非是見。見猶離見。見不能及。還有轉身處也無。若能轉得。目前無闍梨。座上無老僧。若也轉不得。莫將閑學解。埋沒祖師心。珍重。

上堂。江月照松風吹。永夜清宵何所為。佛性戒珠心地印。霧露雲霞體上衣。只如雲霞消散後。體在什麼處。良久曰。雪寒。歸堂向火。

上堂。一切智通無障礙。山河石壁穿過人。不知不是神通妙用。亦非他術。自是汝諸人。尋常用底。因甚却道會與不會。只為情存勝負。不脫見聞。見聞瞥起。如水裏月。二彼相因。便成異法。如今欲要易會。應是從前活業盡底。與爾滌除。直待千眼頓開。恁時始與諸人相見。

上堂。凡所有相。皆是虛妄。還見法堂麼。若見則心外有法。若不見。則眼損。別作麼生會。良久曰。擔取詩書歸舊隱。野花啼鳥一般春。

上堂。僧問。大海有珠求不得。黃龍領下乞師分。師曰。人平不語。水平不流。僧曰。莫即者箇。為當別有。師曰。一言不中。千言不用。僧曰。茫茫宇宙人無數。獨有胡僧笑點頭。師曰。龍峯絕頂。也須親到始得。

復曰。佛法至論。非辨口利詞之所為。非神通修證之所得。直饒盡乾坤大地。都作一問來。只贏得一場戲論。去道轉遠。祖師西來。只要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不立文字。乃至三乘十二分教。如將黃葉作金錢。權止小兒啼哭。大道本來空寂。不用安排。圓湛十虛。寧有方所。而今不了。只為目前鑒覺。明昧兩歧。如是聽不出聲。見不超色。如斯過患。實可憐生。殊不覺知。認賊為子。是故參玄高士。到者裏。直須自看。從上來事。合作麼生。畢竟將何敵他生死。勿以妄想分別之心。衷私裁斷。以當平生。將為究竟。他時異日。臨命終時。心識忙亂。無本可據。悔將何及。何如便向者裏。立地搆去。不用絲毫氣力。一彈指間。便能超越毗盧華藏妙莊嚴海。乃至舉足下足。盡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。豈不慶快平生。為大丈夫之志。況此門中。盡是諸人本有之事。不因修證。不從人得。快須薦取。脫却根塵。盡未來際。一得永得。更無退失。若能如是。可謂圓頂方袍。續佛壽命。若不然者。無有是處。

### 長沙安撫謝通議請就北禪陞座

師上堂。拈香罷。遂趺坐。僧問。即心即佛。今時未入玄微。非心非佛。猶是指蹤。極則向上一路。千聖不傳。和尚今日。如何為人。師曰。雲從龍風從虎。僧曰。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。虎逢山處長威獰。師曰。須信壺中日月長。僧曰。一氣不言含有象。萬靈何處謝無私。師曰。逢人不得錯舉。僧問。從上諸聖。為什麼不到者裏。師曰。者裏是什麼所在。僧曰。恁麼則卷起簾來見天下。師曰。天下事作麼生。僧無語。師曰。只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僧問。昔日李翱登藥嶠。雲在青天水在餅。今日通議臨寶座。乞師一句定宗乘。師曰。潭上無風浪自平。僧曰。還有承當處也無。師曰。爾作麼生承當。僧曰。金烏迴出青霄外。玉兔輝時四海清。師曰。不如退後看。僧曰。大眾證明。學人禮謝。

師曰。祖師之道。非形器可觀。非識情可測。一問一答。皆是法之供養。實際理中。未為究竟。至於三乘十二分教。還同說食。示人食味。既因他說其食。要在自己親嘗。既自親嘗。便能了知其味。是甘是辛。是鹹是淡。達磨西來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亦復如是。真性既因文字而顯。其性要在自己親見。若能親見。便能了知目前。是真是妄。是生是死。既能了知真妄生死。返觀一切語言文字。皆是表顯之說。都無實義。如今不了。病在甚處。病在見聞覺知。為不如實。知真際所詣。認此見聞覺知。為自所見。殊不知。此見聞覺知。皆因前塵而有分別。若無前塵境界。即此見聞覺知。還同龜毛兔角。并無所歸。既無所歸。便成流浪。既成流浪。則念念遷謝。新新不停。如火成灰。漸漸消殞。殞土不息。決定此身。終從變滅。是故死此生彼。死

彼生此。生生死死。死死生生。隨業受報。六道四生。改頭換面。有形無形。四足兩足。多足無足。如是受生。如是受報。如汲井輪。互為高下。諸仁者。當此之時。合作麼生支準。既為大丈夫。須知有大丈夫事。既知有大丈夫事。當何曉會。還有會處麼。若無會處。黃龍今日。不免生風起浪。鼓棹揚帆。

乃舉拂子曰。看。唯有堅密身。一切塵中現。還見得麼。拂子是塵。堅密身。在什麼處。若向者裏見得。微塵諸佛。百千三昧。彈指之間。一時明了。便能入水不溺。入火不燒。一為無量。無量為一。小中現大。大中現小。乃至天堂地獄。虎穴魔宮。月下風前。姪坊酒肆。盡是諸人安身立命。若能如是。可謂大丈夫事。善能出生入死。得大自在。若轉未得。鶴脛自長。鳧脛自短。

### 室中垂問代答

師有時問僧。鯨波浩渺。魚龍爭威。作麼生揚帆舉棹。僧無對。代曰。某甲只管看。又代曰。入水見長人。

或問。舉一明三。知音不來。三十年後。別換條章。代曰。莫教屈著。

一日問僧。麒麟不是瑞。鸞鷲不為靈。四海晏清。誰人入貢。代曰。得人一牛。還人一馬。又問僧。把定乾坤。眼滿口道。不得辨宮商底。是什麼人。代曰。不惜身命者。

或時問。塵中不染丈大兒。猶是負入不負出。如何得不傷物義去。代曰。平出。

一日問僧。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後。爾道。甚物得恁麼難辨。爾若辨得。禍不入慎家之門。若辨不得。黃龍今日。死中得活。代曰。是甚閑。又代曰。若要即道。

有時問。不得春風花不開。爾還識得也未。代曰。知。又代曰。種禾應不生豆苗。

或時問。塵無自性。攬真成立。作麼生是成立底事。乃舉拂子曰。微塵諸佛。百千三昧。盡在者裏。不如悟去好。還有人悟得麼。代曰。負命者上鉤。又代曰。過。

問僧。十方無壁落。四面亦無門。灌溪老。出氣不得。何不向火焰裏相見。代曰。笑我者多。

有時問。遇明即翳。不恁麼時。精粗難分。須知有驚人底句。代曰。三日後看。

或時問。瑞雪應豐年。金鷄變衰草。於佛法中。作麼生辨得失。代曰。愁人知夜長。又問。一舉兩當。不用蓋覆。有不甘底。出來道看。代曰。合到某甲。

有時問。一舉不再說。家富小兒嬌。向摘楊花處。通箇消息來。代曰。不因一事。難長一智。

或時問。謀臣如雨。猛將如雲。畫戟門前。若為舉令。代曰。符印在手。又問。張羅設幔。水泄不通。爾道。飛禽走獸。落在甚處。代曰。也知出身早。

問。一葉落天下秋。覷破衲僧眼。佛殿入燈籠。是第幾機。代曰。力得不如逢時。

一日問僧。內視不己見。返聽莫我聞。合作麼生辨。代曰。一回舉著一回新。又問。橫該一句。則從爾道。為什麼春行秋令。僧提起坐具曰。爭奈者箇何。師曰。比擬張麟。兔亦不遇。代曰。具眼。

有時問。撥塵見佛。也不分外。更若揮劍。十字街頭。寧無一箇半箇。代曰。有頭無尾得人憎。

或問。紐半破三。挂向壁上。我共爾平展。致取一問來。

代曰。何必。又問。大智非名。真空絕跡。若教明破。恐不是好人。代曰。不可相辜負去也。

有時問。佛法不用學。觸目生清風。常徒之見。作麼生舉。代曰。爭怪得某甲。又代曰。龍頭蛇尾。

或問。若在繩墨裏。即縛殺爾。若在繩墨外。即走殺爾。不離者裏。試辨白看。代曰。便請。又問。雲月宛然同。谿山還有異。拈却當陽底。向甚處定奪。代曰。一箭落雙鷗。

有時問。如我按指。海印發光。山河大地。甚處得來。代曰。一箇早多。又代曰。爭諱得。

問僧。南來北往。且從爾。拄杖頭上。為甚靠倒玄沙老子。代曰。拂袖便出。

或問。風不來樹不動。奔流度刃底眼。略請相見。代曰。念某甲年老。

有時問。四大海水。在爾頭上。須彌山在爾脚底。窮鱗羽族。甚處藏身。代曰。爭塞得人口。

問僧。運籌帷幄。要定封疆。列士分茅。若為區別。代曰。百草頭上。

或問。薰猶同器。水乳共壺。向垂手中。作麼生辨。代曰。善財拄杖子。

有時問。海裏使風山上船。古人為什麼。跳不出。代曰。難作大人相。

或問。眼光爍處。頭頭漏泄。拈却淨餅。眼在什麼處。代曰。佛法身心何在。又曰。臨崖不損人。蓋是本分。雪峯道底。留在別時。代曰。某甲不曾錯怪人。

問僧。不是心。不是佛。不是物。古人道了。不要。還我第一籌來。代曰。也是復問。爾道也是。又作麼生。代曰。子不譚父德。

或問。口只堪喫飯。明眼衲僧。不知氣息。代曰。不敢分外。

有時問。識機宜。辨星斗。過在什麼處。代曰。泊作過中會。又問。悔不慎當初。也是賊過後張弓。代曰。略無些子。

或問。舉意便知有。什麼人委悉。代曰。傍觀者。

問僧。門裏出身。過在時人。身裏出門。時人勿過。何似生。代曰。難為笑怪。又代曰。關。

或問。荊棘不生。為什麼難長棟梁材。代曰。以己方人。復問。不要分外。子細點檢。代曰。仁義道中。

有時見僧入來。恰值黃龍長老不在。僧曰。抱贓叫屈。師曰。了。僧擬議。師以拂子打出。

或問。明暗不分。我也知。爾親不溺一句。作麼生。代曰。前來猶自可。又問。遇賤則貴。什麼物恁麼來。代曰。須到如此。又代曰。噫。

一日見僧曰。我今日。口挂在壁上。僧曰。作賊人心虛。師打一拂子。僧曰。謝和尚重重相為。師曰。得便宜。是落便宜。

### 室中舉古

舉。世尊靈山會上。拈起一枝花。迦葉微笑。世尊道。吾有正法眼藏。付囑摩訶大迦葉。師曰。直下穿過髑髏。已是換却眼睛。臨危不在悚人。向甚處。見釋迦老子。

舉鏡清問僧。門外什麼聲。僧曰。雨滴聲。清曰。眾生顛倒。迷己逐物。僧曰。和尚作麼生。清曰。泊不迷己。僧曰。泊不迷己。意旨如何。清曰。出身猶可易。脫體道應難。師曰。說難說易。轉見迷己。要不迷己。如今擬喚作什麼聲。

舉僧問德山。曹谿話月。靈山指月。即不問。如何是月。山曰。昨夜三更轉向西。僧無語。師曰。更靈利。但向伊道。真善知識。待者老底。知存知亡。其惟聖人乎。

舉大慈示眾曰。山僧不解答話。只是識病。時有僧。出禮拜。大慈便歸方丈。師曰。可惜放過。當時若見伊纔出來。劈脊便打。待他得知行棒來處。免見千古之下。遭人檢點。黃龍今日。也識病。會答話。忽若有箇漢出來。掀倒繩牀。者裏合作麼生支遣。請上座。試代一轉語。

舉僧問南院。從上諸聖。向甚處去。院曰。不上天堂。即入地獄。僧曰。和尚作麼生。院曰。還知寶應老落處麼。僧擬議。院以拂子。驀口打。復喚僧近前。令合是爾行。又打一拂子。師曰。然則白珪之玷。猶尚可磨。病在膏肓。亦宜救療。者僧令既在手。為什麼不行。過在甚處。

舉僧問興化。四方八面來時如何。化曰。打中間底。僧禮拜。化曰。山僧昨日。去赴一箇村齋。迴來中路。被一陣狂風暴雨。却去古廟裏避得過。師問僧。爾還會麼。僧曰。不會。師曰。我有一頌。一不是二不成。落花芳草裏啼鶯。閑庭雨歇夜初靜。片月還從海上生。

舉陸亘大夫。與南泉話次。舉肇法師道。天地與我同根。萬物與我一體。也甚奇怪。泉指庭前花。向大夫曰。時人見此一枝花。如夢相似。師問僧。南泉恁麼道。如何見得萬物與我一體。僧舉起坐具。師曰。舉則易。見還難。彌盧頂上天風寒。峩峩

直下蒼龍窟。誰敢覷著。

舉僧問雲門。如何是正法眼。門曰普 師曰。更道箇瞎。且圖兩得相見。

舉疎山問僧。曾到雪峰否。僧曰曾到。山曰。我已前到彼。是事不足。如今作麼生。僧曰。如今足也。山曰。粥足飯足。僧無對。

雲門代曰。粥足飯足 師曰。是則是。要且無佛法道理。僧問。如何無佛法道理。師却問僧。是爾尋常。將什麼喫粥喫飯。僧曰。將口喫。師喝曰。露柱為什麼。却飽。你若嚼破一粒米。山河大地欺你去。

舉雲門大師。拈拄杖。示眾曰。拄杖子。化為龍。吞却乾坤了也。山河大地。甚處得來 師曰。明眼宗師。至今猶在。忽若有箇漢。出來道。者箇是拄杖子。山河大地有甚過。也許伊具一隻眼。

舉德山一日訪龍潭。曰久嚮龍潭。及乎到來。潭又不見。龍又不現。潭曰。子親到龍潭雪竇曰。將錯就錯 師曰。雪竇與麼道。不知德山將錯就錯。不知龍潭將錯就錯。識休咎底衲僧。必知去處。未過關者。亦宜辨白。還相委悉麼。縱饒栽種得。不是棟梁材。

舉教中道。是故汝今。知見立知。即無明本。知見無見。斯即涅槃。無漏真淨。云何是中。更容他物 師曰。盡乾坤大地。皆是上座眼睛。更無纖毫隔礙。只如今見但見。聞但聞。行但行。坐但坐。總不動著。爾若動著。我即朝到西天。暮歸東土。

舉先聖道。生死與菩提。二定真有法。於此若生疑。聾瞽無慧眼。又道。生死與菩提。二定非有法。於此若生疑。聾瞽無慧眼 師曰。為復一般。為是相違。為當別有道理。試斷看。

舉雲門大師。一日問僧。從甚處來。僧曰。江西來。門曰。踏破多少草鞋。其僧不對 師曰。雲門大師。已是張虎豹之紋。又不覺落在者僧陷穿。而今還有扶起雲門底漢。道取一轉語。却與黃龍相見。敢問。此語作麼生道。

舉寒山道。我聞釋迦佛。不知在何方。思量得去處。不離我道場 師曰。是什麼思量。釋迦老子。在甚處。試定當看。

舉同光帝。一日與興化坐次。帝問。寡人收得中原一寶。只是無人酬價。化曰。試借陛下寶看。帝乃舒開幞頭脚。化曰。君王之寶。誰敢酬價 師曰。興化雖則一期見機而作。爭奈埋沒他一朝天子。當時若作興化。但向伊道。蚌蛤之珍。收得也無用處。教他向後。別有生涯。免見傍觀者哂。而今忽若有人。問上座。又作麼生酬價。

舉僧問玄沙。三乘十二分教。即不要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沙曰。三乘十二分教。總不要 師曰。如珠在淵。本自無類。如玉在石。本自無瑕。識者荊棘但為棟梁。不識者醜翻翻成毒藥。

舉仰山問僧。近離什麼處。僧曰廬山。山曰。曾到五老峯麼。僧曰。不曾到。山曰。闍梨不曾遊山。

雲門曰。此是古人慈悲之故。有落草之譚 師曰。雲門仰山。只有受璧之心。且無割城之意。殊不知。被者僧一時領過。黃龍今日。更作死馬醫。乃拈拂子。度與僧。僧擬議。師便打。

舉僧問趙州。學人乍入叢林。乞師指示。州曰。喫粥了也未。僧曰。喫粥了也。州曰。洗鉢去。其僧忽然有悟。

雲門曰。有指示。無指示。若道有指示。向他。道什麼。若道無指示。何得悟去。

翠巖曰。雲門大師。不識好惡。恁麼說話。大似與蛇畫足。黃門栽鬚。翠巖即不然。者僧恁麼悟去。入地獄如箭射 師曰雲門翠巖。雖則能善鋤強輔弱。捨富從貧。要且不能安家立國。

乃問僧。只如上座。朝來亦喫粥。亦洗鉢。即今是迷是悟。其僧禮拜起。師喚近前。僧近前。我有一柄拂子。與你歸去。

舉雲門。因普請次道。我今日困。有解問話者。早置一問來。爾若不問。向後莫道老僧謾爾 師問僧。爾道。當時合置得什麼問。免得雲門謾去。僧擬問。師以拂子。劈口拂。

舉鹽官示眾曰。虛空為鼓。須彌為槌。什麼人打得。眾無對。

南泉聞得。我當時若見。向道。王老師不打者破鼓。

法眼曰。南泉何消道者破鼓。但道。王老師不打。自然是箇破鼓 師曰。南泉法眼。只知一向明前。其奈不能顧後。且如鹽官道。虛空為鼓。須彌為槌。什麼處是破處。還撿點得麼。直饒點撿得。箇破處分明。我更問爾索鼓在。

舉雲門。一日從方丈出。有僧過拄杖。與雲門。門接得。却過與僧。僧無對。雲門曰。我今日著便。僧問。和尚為什麼著便。雲門曰。我拾得口喫飯 師曰。請上座。向此僧無對處。代取一轉語。爾道。合下得什麼語。僧曰。閑時物急時用。師曰。我今日亦著便。僧曰。和尚為什麼亦著便。師曰。喜得闍梨答話。

舉丹霞道。百骸俱潰散。一物鎮長靈。雲門曰。拄杖子。不可不靈。喚什麼作百骸 師曰。總是自救不了漢。喚作一物。尚自不中。更說什麼鎮長靈。僧曰。和尚亦不得埋沒古人。師曰。闍梨見處。又作麼生。僧提起坐具。者箇不可不靈。師曰。有得有失。

舉雲門。有時曰。盡大地是藥。藥是自己 師却問僧。既是盡大地是藥。為什麼。却是自己。僧曰。喚什麼。作自己與藥。師曰。爭奈案山低主山高。僧擬議。師曰。將知是箇學語之流。

舉世尊生下。一手指天。一手指地。曰。天上天下。唯我獨尊。

雲門曰。我當時若見。一棒打殺。與狗喫却。貴得天下太平 師問僧。爾道。世尊有過無過。僧曰。有過。師曰。過在什麼處。僧曰。過在唯我獨尊。師曰。早知上

座恁麼道。我也不問。

舉雲門因僧問。光明寂照遍河沙。雲門曰。豈不是張拙秀才語。僧曰是。雲門曰。話墮也。師問僧。爾見。什麼處。是話墮處。僧曰。和尚話墮也。師曰。爾十二時中。向什麼處。安身立命。僧無對。師曰。却來者裏謾我。以拂子打出。

舉長慶與保福商量。教中道。如來唯一說。無二說。保福問。作麼生是如來說。長慶曰。聾人爭得聞。福曰。情知老兄。向第二頭裏接人。慶却問福。作麼生是如來說。福曰。齋後未喫茶。師問僧。只如長慶道。聾人爭得聞。如何却落第二頭。僧曰。聾人爭得聞。師曰。無繩自縛漢。我更問爾。如來唯一說。作麼生見得一底道理。僧瞪目而視。師曰。比來問一。爾却答二。

舉雲門有時道。平地上死人無數。過得荊棘林。是好手。師問僧。今時所見。多有此色。總活埋在者裏。是爾如何道得。過却荊棘林。僧提起坐具。我者箇。是八尺布作。師曰。不信道。

舉夾山曰。百草頭上。薦取老僧。鬧市裡。識取天子。師拈起拂子。看。拂子變成夾山老子出來。見麼。僧曰謝和尚指示。師曰。見爾不顧。如今却入露柱中去也。

舉寒山道。欲得安身處。寒山可長保。微風吹幽松。近聽聲愈好。下有斑白人。誦誦讀黃老。十年歸不得。忘却來時道。僧問。作麼生是來時道。師指香爐曰。看。寒山來也。見麼。僧曰。好箇香爐。師曰。慚愧。師又問。是爾。適來從什麼處來。僧曰。寮中來。師曰。從寮中來底。如今是記得。是忘却。僧曰。只是自己。更說什麼記忘。師曰。將謂失却。元來却在。

舉羅漢和尚。一日同保福長慶。三人入州。見牡丹花障子。保福道。好一朵花。長慶曰。莫眼花。羅漢曰。可惜一朵花。師曰。據此三人所見。一人可謂超佛越祖。一人自利。亦能利他。一人不唯謾人。兼亦自謾。

爾道。自謾底一人。是誰。僧曰。莫眼花。師曰。此去。但向更深夜靜。迴絕無人處。更共伊商量看。

舉南泉。一日見鄧隱峯來。遂指淨餅曰。淨餅是境。餅中有水。不得動著境。與老僧將水來。隱峯遂將餅。向南泉面前瀉。南泉即休。

後有人。舉似歸宗。歸宗道。鄧隱峰。也只是亂瀉。師曰。信知道。急行不至。緩行太過。南泉亦好箇話端。要且不能圓就。既是能吹。必須能拍。若不能拍。吹者徒勞。甚處是隱峯亂瀉處。具參學眼。試點檢看。

舉雲門大師。見僧來。遂問。來作什麼。僧曰。來請益。門曰。爾有什麼疑。僧曰。某甲曾問和尚一轉語來。不知是一宿覺般柴。般柴一宿覺。雲門打鼓樓三下曰。會麼。僧曰。一切臨時。雲門宣起拳曰。我共爾相撲一交。得麼。其僧無對。師曰。穀在不疑之地。信有之。雲門大師。氣宇如王。向平地上陷却。至今起不得。如今若要扶起雲門。請上座。代者僧。一轉語。却與雲門相見。合代得什麼語。

舉祖師偈。假借四大以為身。心本無生因境有者裏。打草也要蛇驚。遂拈起拂子曰。還見祖師麼。前境若無心亦無。罪福如幻起亦滅。乃問僧。是爾尋常。將什麼著衣喫飯。僧擬祇對。師喝出。

舉梁武帝。問達磨。如何是聖諦第一義。達磨曰。廓然無聖。帝曰。對朕者誰。達磨曰。不識。師問僧。分明有箇達磨面前。作麼生說箇不識底道理。僧曰。不識。師拈起拂子曰。達磨在者裏。

舉三平頌。只此見聞非見聞。更無聲色可呈君。箇中若了全無事。體用何妨分不分。師曰。若分去。主即是主。賓即是賓。若不分去。主即是賓。賓即是主。敢問。箇中事作麼生了。箭穿紅日影。須是射鵰人。

舉靈雲見桃花悟道頌。三十年來尋劍客。幾迴落葉幾抽枝。自從一見桃花後。直至今更不疑。却問僧。爾道。靈雲當初見時。是桃花。不是桃花。若是桃花。天下人。見是桃花。總皆悟道。若不是桃花。爭奈現有桃花。擬向甚處著。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。僧罔措。師曰。者無繩自縛漢。

舉彌勒偈曰。彌勒真彌勒。分身千百億。時時示世人。世人俱不識。師曰。說什麼俱不識。乃拈起拂子。元來却在者裏。靈利漢。一見撩起便行。

舉崇壽一日問僧。爾還見燈籠麼。僧曰見。壽曰。兩箇。師曰。據此一問。分明見是燈籠。為甚却成兩箇。為是有見。見成兩箇。為是無見。見成兩箇。還雪得出麼。直饒雪得分明。無纖毫過患。三十年後。別有一竅勘過了打。

舉白雲和尚。一日因僧在京迴。乃問。爾在京中。舉頭見海水渺漫。到者裏。千山萬山。爾道。日頭在甚處出。僧無語。師曰。然則夜光之璧。鑒者須是其人。明月之珠。不識翻令按劍。白雲既能切瑳。者僧又不能琢磨。他既無語。請上座。代一轉語看。僧曰。在東畔出。師曰不唯誑他白雲。黃龍亦遭連累。

舉乾峯上堂。舉一不得舉二。放過一著。落在第二。雲門大師出眾曰。昨日有一人。從天台來。却往南嶽去。乾峯曰。明日不要普請。便下座。師問僧爾道從天台來者。是什麼人。僧曰。不會。師曰。是爾祖翁。為什麼不識。僧曰。望和尚指示。

師有一頌。乾峯舉一不舉二。雲門擡手添意氣。花開花落任風吹。自有馨香滿天地。

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。云。得他心慧眼。肅宗敕。令忠國師試驗。三藏見師。便禮拜。立于右邊。師問曰。汝得他心通耶。三藏曰。不敢。師曰。汝道。老僧即今在什麼處。三藏曰。和尚是一國之師。何得去西川。看競渡。師再問。汝道。老僧即今在什麼處。三藏曰。和尚是一國之師。何得却在天津橋上。看弄獼猴。第三問。語亦同前。三藏良久。罔知去處。師叱曰。遮野狐精。他心通。在什麼處。三藏無對。師却問僧。汝既稱曹溪門下客。必知有此事。汝道。老僧即今在什麼處。僧罔措。師曰。全無主宰。僧曰。三藏第三度。為什麼不見國師。師曰。汝今一尚不見。何更問三

。若見其一。即三可明。僧曰。此事莫要進修。方可得見。師曰。汝言。進修如何。進修試說看。縱饒修得。終成敗壞。修與不修。轉無交涉。僧曰。若不修得。如今天下有善知識。必知此事。師曰。汝今問我。亦無憑據。汝但此去遍參。只消致問。和尚已是真善知識。必具他心慧眼。且道。學人即今在什麼處。看他見與不見。如何發遣。便知到與不到。謾人自謾。一時親見。豈在別人言說。

## 偈頌

### 晚參

日入西。箭急光陰能幾久。聚頭權立片時間。不覺垂楊生左肘。前程誰是未歸人。百年家業何因循。

### 客問西來意。聊以為答

東吳幾度為閑客。南越曾經作主人。可笑年來今老大。得同塵處且同塵。

### 讀大藏經

一毫穿眾穴。眾穴一毫収。雲自帝鄉去。水歸江漢流。

### 讀傳燈錄

九十芳春日。游蜂競採花。香歸蜜房盡。殘葉落誰家。

### 讀信心銘

縱饒窮到底。還是涉風波。自古貧堪笑。一身猶恨多。

### 早秋示眾

火雲欲卷空。圭月漸成魄。窮子歸未歸。相將頭盡白。石中有玉人不知。良匠不來徒爾為。幾度欲言言不及。盡隨雲雨去難追。

### 自豫章還。憩無畏院。偶書

舉世競趨人事老。忙中平得日高眠。從容一覺華胥夢。瞬息翱翔數百年。

### 因雪示眾

長空雪彩正霏霏。為瑞為祥莫厭伊。為報途中未歸客。普賢門戶啟多時。

### 送僧遊南嶽

有客騰裝來別我。又攜瓶錫入湘雲。融峯最好音聲鳥。半夜多應獨自聞。

### 送胡居士

池上春殘碧草深。獨攜藜杖出雲岑。梧桐菴畔三更月。識取風前一片心。

### 寒月。喜丐士迴山

垢衣權挂入塵埃。順逆門高不易開。善應已周千里外。滿身風雪喜歸來。

### 逢劉居士

去年別我龍沙岸。今日逢君楚水濱。相別相逢兩無語。落花啼鳥又殘春。

### 寄楊處士

三峽橋邊話別時。抱琴歸去玉峯西。茫茫六合知音少。一曲誰聽烏夢啼。

### 水月

水裏分明天上月。應緣隨處不相妨。可憐不見華亭客。冷照夜濤空眇茫。

### 閑齋即事

庭產芝蘭皆顯瑞。地饒苔蘚盡成錢。自緣一榻無遮障。贏得長伸兩脚眠。

### 與祥師話別

閑佩毗盧下翠巒。臨歧無語少盤桓。唯餘天上一輪月。萬水千山還共看。

### 晚春道中

江邊草色和煙碧。嶺上雲容帶雲飛。杜宇却能譚實相。聲聲勸道不如歸。

### 西菴有感二首

溶溶菴畔雲。舒卷朝復暮。有時致雨來。歛爾從龍去。試問菴中人。那箇堪為據

冷冷菴畔泉。冷澹無滋味。能開鬱結心。能止天下沸。誰知清淺流。會有朝宗意

### 送陳濟叔居士

春風習習。春日遲遲。河梁有客。獨自西歸。有書無字。有劍藏輝。不吞鈎餌。混入塵機。有問即默。擬是還非。行行又指灞山去。只恐人中識者稀。

### 先師圓寂日

昔人去時是今日。今日依前人不來。人若不來亦不去。白雲流水空徘徊。孰云秤尺平。直中還有曲。孰云物理齊。種麻還得粟。可憐馳逐天下人。六六元來三十六。

### 懷寄楊主簿次公

寥寥風月幾昇沈。孤坐誰人話此心。試把少林無孔笛。閑吹一曲訪知音。

### 感舊

樓閣門前纔斂念。不須彈指早開局。善財一去無消息。門外依前春草青。

### 月下偶作

今人看此月。古人看此月。不知今古人。誰解觀時節。時節觀來古到今。古今相感幾人心。常愛南泉老識機宜。故鄉忽憶便歸去。看他已是出山遲。

### 經南塔

昔年曾悟芭蕉旨。今日空餘薜蘿馨。隻履去時人不見。異花靈草漫青青。

## 答問當生不生

客從遠方來。示我真真壁。曾無雕琢痕。豈藉陶鎔力。寥寥天地間。只恐無人識。何當誘取窮子歸。令渠暗室生光輝。

## 答關節推彥。遠見求語錄

少林壁面時。已是成多口。洛陽人未來。冷坐渾成久。無絃更把為君彈。彈出希聲君自看。不是熏風與流水。却隨流水落人間。

## 聞僧示寂

來時寂寂去無蹤。來去還同一夢中。賴有一株庭際柏。寥寥千古笑春風。

## 晚春將出郡城。留別二三道友

長亭煙柳正搖春。杜宇聲聲送曉昏。花落可堪傷謝客。草芳何獨怨王孫。忘筌話道時難狎。入俗投機事懶言。幸有青山是歸計。褐裾休把曳侯門。

## 和明長老游灌谿

灌谿谿水碧沈沈。到者誰人測淺深。流古遞今猶劈箭。(昔灌溪和尚。僧問。久嚮灌溪。到來。只見漚麻池。爾只見漚麻池。且不見灌溪。如何是灌溪。劈箭急)逗山穿石若鳴琴。當頭有路寧容足。四面無門豈定心。往事欲尋尋不得。黃花翠竹謾垂陰。

## 和酬宣首座山居感懷

時清何苦晦巖阿。人事還同夜織梭。千古功名閑戲論。百年浮世暫經過。深沈器宇終難掩。會合天機已絕吶。堪笑茫茫馳逐者。白珪無玷豈容磨。

## 怡亭寓目

萬物何芸芸。鵬鷗自有志。若謂各全功。芻狗翻為累。大冶鑪錘曾未分。馳情謾迷逍遙意。

## 新徙葵花

孤根尚淺發生遲。澹泊春光一兩枝。不改寸心長向日。清香還在上林時。

## 夏尉西亭看牡丹

列照西亭八九株。暖風和雨不相辜。莫將容易笙歌散。色在空中見得無。

## 送黃叔遂

欲話還源已切磋。更存關鍵即風波。巖前自有甘香水。散作春霖不在多。得喪由來貴一刀。休將星斗定分毫。鸞鳳未必終為瑞。鸞雀飛鳴價亦高。豈為車魚始息機。道存顏巷即逢時。青山未可長拋擲。回首春風是後期。

## 和酬長沙安撫謝通議見招(時請主為山。罷赴來命)

曾把魚竿寄客舟。十年垂手釣滄洲。唯將水月為芳餌。引得金鰲誤上鉤。

危樓獨立思依依。望斷湖山舉步遲。老病自慙歸去晚。箇中難學丈夫兒。

### 答王樞密子淳入道。以頌見呈

了了了。雪裏尋春月中曉。困來欹枕意度深。飢即飽餐滋味好。勿言欹飽便相於。古今同轍不同途。從來已是無羈束。大丈夫兒捋虎鬚。

### 和積翠和尚頌。寄公晦禪師(時公晦。同杜使舟行。至長沙。越城入岳)

湘江春色晚。星使共舟行。穩泛靈均水。休登賈誼城。片雲歸有嶽。遼鶴去無程。曠望知何極。連天煙草平。

### 示徒

乾坤無際兩沈沈。休向其間論此心。隱顯任從千種現。夢中形影莫追尋。

### 和酬張著作居士。勸世頌。見寄

埽除塵處轉生塵。認得珍時未至珍。好是陽和二三月。融融花發不干春。若能轉物是還丹。信手拈來見洞天。會有長生在方寸。幾人窮極到忘緣。切忌隨他求富貴。急須明取自家珍。百年此去無多日。莫謂前程別有春。五千文字唯標指。因指仍觀月在天。月落指忘無別事。醉眠醒坐但隨緣。

### 答黃惠成居士明道見寄

幾年客路走風塵。今日還為舊主人。水底月明非是夜。火中蓮拆已乘春。尋窮物理成家計。會合時機見日新。好向驚濤濟舟楫。免教來往滯迷津。

### 日暮郊行

一日復一日。百年虛出沒。茫茫塵土中。幾箇知窠窟。嘗愛雲門好風骨。不露機關人不識。杳杳清風去不還。黃梅路漸生荊棘。

### 和酬林長官明道頌。見寄

妄病求真藥。真藥鑿妄病。藥病兩俱忘。見境何曾境。非即全體非。是即全體是。要識是非心。已在先天地。要休卒未休。覓了終無了。心月自孤圓。乾坤都一照。有無元不二。有二翻成病。若存不二心。暗却本來鏡。愛河風緊浪花麤。惠日輝時浪自枯。不在張帆駕舟楫。到頭殊不用功夫。

### 送余洪範司理

孰云鴻鵠高。自有摩霄翅。孰云鷲雀卑。自有蓬蒿志。二物何逍遙。飛鳴俱得地。丈夫一見天地心。霧起雲騰亦容易。

### 答黃叔遂二首

休向江頭苦問津。江頭消息苦為陳。老盧過嶺無他事。空把衣盂誑後人。

夏雲聳奇峯。寒泉瀉飛練。物物自有功。箇中無改變。君不見。風不待月而冷。火不待日而熱。又不見。鏡裏形骸空裏花。縱目觀來也奇絕。

## 送崇諒座主

祝融峯下曾陶冶。碌碌無人辨真假。鷲嶺風雲會合來。恁時信有知音者。

## 送吳德夫法曹

海門山嶮絕行蹤。踏斷牢關信已通。自有太平基業在。不論南北與西東。水中得火世還稀。看著令人特地疑。自古不存師弟子。如今却許老胡知。本無迷悟有多端。眼裏瞳人不易看。只恐箇中留不住。又為霖雨落人間。

## 送張居士

看著桃花春正好。又搖鞭影出巖扉。風前一筍難遮掩。已泄靈雲向上機。

## 答章楚材二首

從來有病方與藥。妄起還因說有真。妄病若忘真藥盡。洞然明白舊時人。若存明白翻成病。萬法融通始是真。曲直方圓不相到。擬將何法付何人。

## 和酬新吳鄒評事見寄

少林一曲信難酬。老病那堪繼厥猷。幸託青山同隱豹。媿無餘刃解全牛。百年事業荒來久。千古聲名笑已休。會有故園風月在。為君留作社中遊。

## 退居即事

不住唐朝寺。閑為宋地僧。生涯三事衲。故舊一枝藤。乞食隨緣去。逢山任意登。相逢莫相笑。不是嶺南能。

## 菴居感懷

竹筴椽笠薜蘿衣。深入龍峯獨掩扉。自喜林泉甘適性。更因魚鳥共忘機。徒將道業磨今古。休向乾城定是非。奇語謔謔讀黃老。可能攜手共車歸。

## 送本禪人歸輦下

遊徧叢林道愈光。卷衣歸去興何長。白雲況是無心物。又逐西風入帝鄉。

## 書周居士壁

見人多不語。掩息過餘生。有屋蓋茆竹。無人知姓名。孤燈林籟寂。寒月石池清。非是懷高節。鯤鵬自有程。

## 顏道人有頌告別。走筆為送

霜風凜凜。霜葉飛飛。短長亭上。有客南歸。遺文鳥迹。壞衲衲衣。危壁千仞。瘦筇一枝。冥鴻勢遠。弋者徒疑。出門萬里誰為別。寸草不生唯自知。

## 師每在室中。以拳示人曰。若作拳見。即觸。不作拳見。即背。上座如何見。僧請問。師以此為答

黃龍有箇拳頭。不論得皮得髓。分明直下相呈。早是和泥合水。

黃龍有箇拳頭。舉起別無道理。直須打破牢關。總是自家行履。  
黃龍有箇拳頭。貴賤任君酬價。近前擬欲商量。翻作時人話杷。

### 黃龍菴主語錄(終)

## No. 1343-B後序

敷陽王韶 撰

敷陽子曰。予嘗勸學者。學聖人之道。皆當求之於文辭章句之外。至於天道陰陽。則又在筭數曆法之外。今得遇黃龍心師。發明至道。則所謂聖人性命之理者。又在生平學習思想之外。噫古人謂。佛法皆以心相傳。豈虛也哉。雖然。欲傳其心。亦不可得。則所謂得者。亦未嘗得也。學者思之。元豐元年。六月二十五日序。